春天来了

——写在“三八”国际妇女节到来之际

■平河

一朵一朵
一簇一簇
从远古绚丽而来
她们在微笑着开放
倘若没有她们
真不知道这个世界
该是怎样的凄凉
对，她们就是水生的
她们就是水做的
水
就是她们的天性
不妨
你从太空瞧瞧
那蓝蓝的玉盘
就是她们
就是她们博大的胸怀
就是她们浩瀚的海洋
她把远古的人类
号召起来
共同抗击劫难
抗击列强的侵袭
她把收获的食物
分享给众人
倘若剩下最后一份
她就最后一个来取
倘若没有剩下
她就不再要了
这就是人类的第一任首领
——女酋长
一天，
狂风突然把天空撕破
男人们哪儿去了
她们不问
亲自去把破口补上
男人们哪儿去了
她们不问
她们又化装成男人
披一身铁衣寒光
去用鲜血和生命
守护家
她们是水
滋润着万物
她们是水
融合着干戈
她们是水
凝聚着力量
那唐三彩的瑰丽
和秦砖汉瓦的刚强
离开了她
就不会凝结在一起
水泥和钢筋共同肩举着高铁
离开了她
就不会有高耸的桥梁
你可曾知道
屠呦呦
谢希德
你可还曾记得
任长霞和沂蒙山区的奶娘
就是她们
在温暖这个世界
就是她们
把人类的心灯点亮
子不学断机杼
主动担起父之责任
从抗疫天使
到神舟号问天课堂
她们来到哪里
哪里就有
爱的呵护
梦的畅想
她们是人类的母亲
滋润万物
她们是一条生命的河流
源远流长
春天来了
她们微笑着开放

平河：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诗歌学会会员，曾在《诗刊》《星星诗刊》《诗歌月报》《诗神》《人民日报》《文艺报》《作品与争鸣》《文学自由谈》等刊物上发表诗歌、文艺评论。

春暖梅香

■宋小娟

凌霜傲雪的梅花，她的精神和品格，可以直接抵达人的灵魂。春寒料峭之时，正是梅花盛开的时节。

春为一岁首，梅占百花魁。梅树虽然形态各异，但精气神却相似。她们老干屈曲，遒劲无比，有的树干粗如壮夫的手臂，向着四边伸展；有的长得如同国画中的梅树，半枯而欹斜作势，有几分逼真又有几分夸张，绝大多数是枯干虬枝、老干枯干型。看上去古色古香，自然脱俗。

众多的诗人赋予了梅花纯洁与美好。宋代诗人林逋隐居杭州孤山时，爱梅成痴，植梅养鹤，成就了一段“梅妻鹤子”的佳话，也写下了“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的诗词名句，成为咏梅诗的经典佳作。

赏梅的最高境界，是在雪中赏梅。雪中的梅花带着绮丽，在寒冬腊月成为一抹亮色。尤其是红梅衬雪，让人能感受到苦寒的人生逆境中迸发出来的一种积极向上的力量。

皑皑白雪中赏梅，的确是别有一番情趣。白雪包裹着红梅，晶莹剔透，耳边仿佛听到那首熟悉的红色歌曲《红梅赞》，令人想起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那些为革命牺牲的烈士。

雪里看梅，能看出一种百折不挠的精神和意志，更是一种无与伦比的大美。宋代词人李清照在《渔家傲》中写道：“雪里已知春信至，寒梅点缀琼枝腻。”梅花是雪里的丽影，带着一缕芳香，经过风刀霜剑之后涅槃重生。

李清照还写道：“造化可能偏有意，故教明月玲珑地。共赏金樽沉绿蚁，莫辞醉，此花不与群花比。”她认为梅花是上天的造化，才让花朵笑傲群芳成为花中之魁。

有梅无雪不精神，有雪无诗俗了人。日暮诗成天又雪，与梅并作十分春。踏雪寻梅觅春信，这才是最美最浪漫的事情。

梅雪争春，佳景纷呈。让我们想着，香从苦寒来，恰峥嵘岁月，冰清又玉洁。梅花不喜不悲，以傲然无畏的姿态为春带来唯美的风景。当梅花有限的生命绽放璀璨烂漫，就能在初春活出自我和精彩。

正是采白蒿的好时节

■周刚振

“正月里茵陈二月蒿，三月里白蒿当柴烧。”这是山里头人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一句古话，也就是说，白蒿在正月里采收就是个宝，而到了二月采它就长成长蒿了，如果再到三月，就只能当柴火烧了。这是我孩童时常听大人讲的，当时还真以为白蒿长大后就只能当柴烧了，其实不然，我长大后从一些科教资料书上得知，白蒿秋季采收也有很强的药效呢。

那是上世纪70年代初，一到春天，母亲就要我跟着姐姐上阳坡梁采白蒿去。

一声春雷响，万物复苏。春节过后不久，接着就是一场绵绵的春雨。晴罢，我就和姐姐及几个小伙伴吆喝着上阳坡梁采白蒿去了。

白蒿，是我们山里人的称呼，它的学名叫茵陈，为菊科植物。春天采收的称“绵茵陈”，而到了秋天花蕾长成至花初开时采收的称为“花茵陈”，其药味苦、辛，性微寒，有清热利湿的功效。主要用于治疗热结黄疸、小便不利、湿疮瘙痒等。

白蒿一般生长在向阳的山坡上，也多生于田间、地头、路边、沟边，撂荒的地里尤其多。高达1米，多分枝。茎生叶，羽状全裂，裂片丝状，有灰白色细柔毛，头状花序，密集成圆锥形花丛，秋季开花，总苞片三四层，卵形；花绿黄色，瘦果长圆形，无毛。根繁殖，全草有香气。

小时候采回来的白蒿主要是食用，那年月人们吃的饭稀得能照出人影，喝得再饱也是一两泡尿后就前心挨后背了，于是，大人们就叫我们上坡去采白蒿用以充饥。母亲便把采回来的白蒿用清水淘洗干净，再用菜刀切成小段，用包谷皮或麦麸之类拌匀，放入锅里去蒸，约莫二十分钟后，白蒿焖饭熟了，立时屋内弥漫着一股说不上来的特有清香。

白蒿的吃法有许多种，一是可用来做包子、团子的馅，二是可掺进玉米面里蒸窝头，还可以清拌豆腐等，都挺好吃，既调剂了伙食，又能防病治病。

白蒿还能当茶喝，正月里，把采回来的白蒿用清水淘洗干净，再用刀切成一厘米的小段，放进锅里蒸上七八分钟，然后再取出晾干收藏，于是山里人一年到头都能喝上新鲜的白蒿茶了。

如今，山里人早就不吃用白蒿做的焖饭了，也不喝白蒿茶了，顿顿吃的是白米细面，喝的酸奶饮料，可现在的人却很容易得这病患那病，我常想，是不是过去的人吃的粗粮野菜，如白蒿、荠菜、野红薯蔓等，许多都含有中草药成分，且有丰富的营养价值，有预防疾病和治疗疾病之功效。现在的人虽说吃得好，却大多是化肥、农药里长出的粮食，吃的喝的食品里又有许多添加剂，于是就吃出许多疾病来。

正胡思乱想，就见好多娃们提着小笼笼从身边跑过，说是上坡采白蒿去了，问了，才知道是外地药商开着车来山里收购白蒿了。哦，正月里来正月正，正是采收白蒿的好时节，可见白蒿在中药里的用途是多么广啊！